

人蕩江湖

常人道：先敬羅衣後敬人；我想文章也是思想的最佳服裝。阿飛浪跡江湖十數年，一直藉藉無名，誰料文章一面世，聲名大噪備受文化界注目，儼然擠身成為「文化人」。

據說香港文化界的一九七八年是屬於城市雜誌「號外」的。年輕英俊的陳冠中留美挾譽歸來，左手一本路各殊，右手一挽蘇珊·桑達，新感性一出，所向披靡，震盪文壇，連戴天之流也另眼相看，嘗邀天香樓一嚐大鬧蟹，以示隴絡。其後，又得乃弟兼佛利民入室弟子陳冠平的貨幣理論指導，香港 FRIEDMAN-IN-LIFE 林秀峯的貨幣支持，與及追隨當代符號學大師 ROLAND BARTHES 和結構主義大師 LEVI-STRAUSS 研習多年的丘世文之符號會計學和結構管理學相助，「號外」的業務更蒸蒸日上，一紙風行。

與其他成功的企業家一樣，成功的文化大亨必需具備的條件之一是知人善用。陳冠中兄除了博學多才，頭腦靈活，思想敏銳之外，也是香港當代繼查良鏞（明報）、林三木／行止（信報）後最懂得用人的文化企業家，故此「號外」創刊以來猛將如雲，好稿不休喋喋來，連我這個雜誌是「幸運馬經」以外一律不買的阿飛也每期大破慳囊，捧場一番。令人感動的是，小弟儘管不才，放肆於野，文字粗獷，不宜登「號外」之「閨房」，可是陳兄一樣不惜尊尊降貴，三顧草廬（文化新潮社是也），以友相交。

實不相瞞，阿飛對「號外」的文化人早已神交多時，對其旗下的才女尤其念念不忘，終日心思一見廬山真面目，以便進一步發展更密切的友誼。今次有機會認識陳兄，

自然懂得把握機會，打蛇隨棍上，恣意打聽一番，收集情報，以便日後行事。

皇天不負有心人，仔Q都有咁易中。上星期六，我中午下纜之後閒來無事，借故跑上「號外」碰碰運氣，驟然眼前一亮，在鄧小宇、陳冠中以外發現亭亭玉立着一個嬌滴可人的俏妞兒。曲捲的頭髮，大大的眼睛，潤袍大袖鬆身的罩衫，卡機油脂褲，阿飛何許人也，自問機敏過人，腦袋自眼睛注目對方的同時已自動翻閱記憶咭——白韻琴？夢詩？白如霜？利洗柳媚？真善美？……穿KENZO的女人……

「這是錢瑪莉小姐。」陳冠中真係知情識趣，見我眼金金，連忙介紹，不愧成功人士。

「這位是……」，陳冠中正要接下去。

「在下ALFIE LEE, STANDFORD MBA，身高五呎十，三圍三十八、廿八、三十八，繼承父業，月入三萬三，日頭司機揸勞斯萊斯，夜晚假期自己揸法拉利，衣着CHARLES JOURDAN顧問，住係沙宣道，健康正常，無性病。」老友，話你知，唔止搞生意、辦雜誌要企業化，追女仔也要講吓MANAGEMENT。我俾女仔的FIRST IMPRESSION永遠是ORIGINAL，不拘一格。

「係咩？GLAD TO MEET YOU。」但見錢瑪莉被我一輪咀吹到眼定定，忽然眼神一斂，眉毛向上一揚，暗舒一口氣，徐徐道來。

錢瑪莉即是錢瑪莉，臨危不亂，處變不驚，阿飛又遇到對手了。



我只見鄧小字木訥不言，愁眉深鎖，難道怪我飛象過河？有酒食，還可先生贊，有色梗係自己享，老豆都唔理得咁多耳。

「失禮。食晏未？不如去北京樓試吓正宗四川菜過吓癮。」

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，我也不待錢瑪莉答話，伸手一拖，便拉着她往門外跑，但見陳冠中赦然一笑，鄧小字呆若木雞，至於瑪莉，不出所料，半點忸怩、矜持也使弄不出來，半推半就任就我擺佈。

落到麗的樓下，伸手截架的士，往怡東飛去。

「你架法拉利呢？」錢瑪莉明知故問，有心室我。

「優女，我地有時貪得意都會搭吓的士、小巴同電車嘅。」講到應對，阿飛認咗第二，都冇人認第一啦。

北京樓上，雖然賽馬盛日，依然不見疏落，奇怪見到碧琪，有馬唔睹，知己兩三，特意再來一嚐中國大師巧手妙製，誠識飲識食之人也。過去打個招呼，搵碧琪交帶一聲，以她的長袖善舞，很快就搵到個幽靜角落安頓。碧琪個衰女，死性不改，打雀咁掃吓瑪莉，遞起隻手，整個○字又豎起三隻手指，真係唔得佢死。我咋睇唔到，第日床上至同佢計數報道，今日一於疊埋心水去馬。

燈影牛肉一味，已經食到錢瑪莉咀黏黏。瑪莉明知我扮嘢，不過見我對答如流，頭頭是道，正所謂假亦真時真亦假，兼且小弟氣宇不凡，有型過人，瑪莉已經心動矣。

但是，作狀是女人的天性。

「最衰今日ANDY 唔得閒，如果唔係叫埋佢出嚟見吓你，咁風趣。」

「話之佢，係錫你嘅，你就唔駛上『號外』搵外快啦。」我見佢面紅，連忙食盡條橋，「ANDY 呢的尖頭曼，或者係有CLASS，不過講真材實料，就輪到我阿飛了。唔係嚇你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都有我咁堅，D·H·LAWRENCE 死鬼番生，大概都要改寫其名著。」

「唔好講ANDY了，提起就悶，不如搵D地方開心吓。」

「赤柱哩，環境好，格調高。」

「咁之後呢，我哋去邊度呀？」

密實姑娘假正經，話轉面就原形畢露。

「WELL，你話啦，我實會令你開心嘅。」師父教落，此時要吊。

瑪莉吮起個咀，發嬌嗔了，更有趣可愛。

「O·K·，I'LL DO MY BEST!」我放隻手落椅底，在她大牌一擰。

初夏的赤柱風和日麗，聖士提反灣綠波蕩漾，有幾個嬌娃，已在灘頭亮相。近年香港的女孩子思想新潮，加上戰後成長的一代發育不錯，比堅尼俯拾皆是，阿飛之輩有眼福了。瑪莉着的KENZO，鬆鬆泡泡，很難與眼前的乳波臀浪比較，但和風吹來，尖的地方尖，圓的地方圓，我暗讚錢瑪莉真人不露相，保持神秘性永遠是女性的最佳策略。

晚飯我們到富華，波仔知我心意，生鮑魚與薑葱蟹，再來一條紅頭，正所謂硬料催谷，今晚必然鞭鞭有力。那邊廂，見屈雅達副手林飛頻頻被拖來條杜記女勸酒，談笑風生，想來今日告仔胯下屈廐兩駒必然大有斬獲，反而簡炳輝默默無言，大概是博馬有失。瑪莉呢條女真古惑，有樣學樣，硬要叫支XO二號，不到兩杯，已見她醉眼朦朧，想是以酒遮醜，事後由我頂鑊。

女人酒醉七分蕩，我們到附近的御苑開房，門還未門好，瑪莉已經放曠身伏在我身上，兩隻玉手上下游移，亂摸一番。嘩！阿飛的小弟被她亂炒，當堂與合合，幾乎不能自制。我連忙放她落床，做兩下甩手操，一降心火。跟住在瑪莉粉面輕輕一吻，點知瑪莉勢凶夾狠，兩手一箍，朱唇移船就嘍，大力吸吮，令我幾乎斷氣。阿飛出道以來，都未見過咁狼狽的女人，就算久旱逢甘露，都唔駛咁肉緊。不過我做人，嘅來之則女之，捨命陪嬌娃又有七所謂。我的手也開始不規矩，點知唔摸猶是可，一摸心頭冷了一截。上摸硬崩崩，乳杯多於一切，下摸軟綿綿，唔通係義腎？

本着求真精神，我發揮胡適之的小心求證，三扒兩撥，把錢瑪莉剝個清光。該燻，錢瑪莉小姐坦蕩蕩之際，竟然毫無睇頭，兩隻乳房（IF IT IS THE RIGHT WORD）小得可憐，正一煎爛荷包蛋，乳頭則像肚池餅。那個屁股，簡直是漏氣吹，足足比外型細了一半，相信楊凡的會可愛得多。我當堂胃口大倒，最慘瑪莉重表錯情，見我動手動腳，佢立即加以配合，扭動身軀，典床典席，又半翻眼珠，咿咿哦哦，成隻淫羊咁款，吹到我脹。羊年遇着佢，真係前世唔修。

那晚我幸好臨崖勒馬，不然浪費青春彈藥，十盒蛤蚧大補丸都補唔番。當然，慾火已撩起，很難自決，於是跑去新加美搵個熟女珍妮搞掂。此女認真不同彼女，雖然出身寒微，然而有波有蘿，唔似得錢瑪莉扮假狗。

色不迷人人自迷，想唔到我阿飛老路縱橫，今回卻倒了這個跟斛。大概我太過以文為貴，先入為主，以為才女筆態撩人，想亦必風騷可口，誰知……唉！文化害人不少，此又一明證。



編者後記：

食色性也、誠然。無產階級打仔李阿飛雖被號外邪牌有錢女錢瑪莉色誘，其過在瑪莉，不在阿飛，但呈諸文章，以後則應「發乎情，止乎禮」。此乃奉文化新潮社長諭，此照。